

最后的采访

中共党政军高级领导
著名民主人士卷

关鸿 金之 盛平主编

珠海出版社

关鸿 余之 成平主编

中华名人纪实丛书

最
后
的
采
访

珠海出版社

(粤)新登字 17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最后的采访 / 关鸿等编

(中华名人纪实丛书)

ISBN7-80607-110-5 ￥ 16.30元

I. 最…

II. ①关… ②余…

III. 中国 - 纪实 - 名人

IV. I25

最后的采访

◎ 关鸿 余之编

终 审: 成 平

策 划: 成 平 魏心宏

责任编辑: 李一安

装帧设计: 金 星

出版发行: 珠海出版社

地 址: 珠海吉大景乐路图书大厦 4 层

电 话: 3331403 邮政编码: 519015

印 刷: 南昌市印刷十二厂

开 本: 850 × 1168 mm 1/32

印 张: 13 字数: 315千字

版 次: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

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-5000 册

ISBN7-80607-110-5/I · 67

定 价: 16.30 元

版权所有· 翻印必究

[本书系编选作品, 因部分作者地址
不详, 请速与本社联系, 寄稿费样书。]

目 录

最后的采访

- 康克清逝世前接受的一次采访 乔林生(1)
吴贻芳与陈叔通 周和平(10)
张爱萍诗话 胡士弘(20)
肖华将军和我 张重天(32)
农民将军身后事 朱争平(57)
虽九死兮犹未悔
——红军女团长王泉媛的人生片断 陈歆耕(63)
红军浪漫曲 铁竹伟(74)
不老的海
——记全国政协副主席邓兆祥将军
..... 袁华智 星 岩(115)
说不尽的赵朴初 张 蓉(127)
陈毅元帅的妻子
——献给一位伟大的女性 铁竹伟(147)
我的父亲杨度 杨云慧(165)
我与父亲章士钊 章含之(190)

十年风雨情

- 我与乔冠华..... 章含之(257)
珍惜机遇..... 宋 健(281)
吴运铎,你是一棵大树 王宗仁(290)
他发现了雷锋
——记连云山..... 舒 云(305)
杨帆冤案始末..... 张重天(314)
怀关露..... 许幸之(370)
离人泪
——葛佩琦传..... 叶永烈(378)
长眠在异国的女外交官..... 宗道一(406)

最后的采访

——康克清逝世前接受的一次采访

乔林生

1、生前最后写的八个字是：写好文章，做正派人。
这成了她的绝笔

康克清大姐 4 月 22 日逝世了。不幸的消息传来，所有熟悉她、爱戴她、敬仰她的人都十分悲痛。不久以前，康大姐还在她家里接受我的采访，一连回答了我提出的二十几个问题。而现在，她却已化为一缕轻烟，升上天空，散落在无尽的苍穹。我佇立在夕阳西下的八宝山，哀思如潮。

朱老总的孙子对我说：“没有料到你竟成了最后一位采访奶奶、报道奶奶事迹的记者，而奶奶 2 月 3 日给你写的那八个字‘写好文章，做正派人’竟是她老人家生前最后一次动笔。”这些，使我本来就沉重的心情更加沉重。

我 4 月上旬去外地出差之前，得知康大姐住院后，曾打电话询问病情，答复说：前一些日子时好时坏，最近几天情况不

错，奶奶身体底子好，抵抗力强，不会有大问题。然而，到了4月10日，她老人家的病情突然恶化，几经抢救，终无效果，于22日永远地闭上了那双慈爱和智慧的眼睛。她的亲属，她身边的工作人员，谁也想不到她老人家走得这样匆忙，大家都悔恨不已。

几天来，康大姐的音容笑貌不时重现在我的眼前；采访康大姐的前前后后，也如同电影画面一般在我的脑海闪回。

康大姐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革命前辈。我在公开场合多次见过她。我在采访了康大姐的亲属之后，按约定时间来到康大姐的住处。那时个下午，天蓝，云白，阳光充足，是北京少有的好天气。为了给康大姐拍一个很好的近照，我拉上了摄影记者乔天富。

我看了一下手表，刚好是4点钟。徐维沛秘书迎出门来说，康大姐3点多钟就起床了，早已在会客室里等候。我心里一阵不安，责怪自己太死板，没有早一点动身。

康大姐着一身深蓝色的便服，藏蓝色的马夹，一双布棉鞋，面带笑容，坐在沙发上，看上去极其慈祥和朴素。我向她敬了一个军礼，她连连说：“请坐下，请坐下。”

因为康大姐从四川参加完朱德元帅铜像揭幕仪式回到北京不久，我们的谈话自然是从此开始。康大姐说：“这次经过四川，看到变化很大。老百姓有吃有穿。从前那些穷山区，老百姓身上就挂一些叶子遮羞，现在却穿得干干净净，而且吃得也不错。我们共产党就是为人民办事的，人民生活好了，我们心里就高兴。”

是的，康大姐的心始终和人民连在一起。我提起了她自己省吃节用，却时常给灾区和公益事业捐钱捐物这件事，她说：“有钱就捐，没钱就没法捐。天天在电视上看到水灾，老百姓在受苦，心里不好受。”

2、康大姐对自己一生的评价是：历来看到自己是一个普通人，做普通的事……

得过脑溢血、脑血栓疾病的康大姐，虽然腿脚都不灵便，行动靠轮椅，可她头脑非常清楚，思维敏捷，讲话有板有眼。望着她那饱经沧桑的脸庞和满头如雪的白发，我忽然想起朱老总答一位外国记者问时曾对他自己作了“一个合格的老兵”这样的评价，就问康大姐：“您已经 80 岁了，您对自己的一生有个什么样的评价？”

康大姐从衣襟里掏出手绢擦擦嘴角，沉思片刻后说：“历来看到自己是一个普通人，做普通的事。一生观旁人，取长处。没有想到自己有什么优越，优越的就是工作。”她的语气愈加坚定：“走过来就是评价，跟上了这个时代就是合格的共产党员；跟不上就算掉队了，对不起人民。我看到他（指朱老总）那么大岁数，和老百姓一个样，为老百姓做事，为老百姓工作，什么时候都是‘普通一兵’，我就向他学习。”说到这，她的眼睛亮了起来，满怀深情。

应我的要求，康大姐讲起了她和朱老总的婚姻。她说：“我们的婚姻是美满的。要说有什么遗憾，那就是我对他的帮助少了一些。我们没吵过嘴，他总是让着我。遇到困难，两个人互相理解，互相帮助。他希望我为人民多做一些事，只准做好，不准做坏。”我又问：“您年轻时长得也很漂亮，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和朱老总结为夫妻的呢？他大您 24 岁。”康大姐笑了一下，说：“谈不上漂亮。他要成家，当时没有几个女的可选择，碰到谁就是谁。”她坦诚而直率的话把我逗笑了。

采访像拉家常一样进行着，康大姐精神爽朗，有问必答，时而幽默一下，大家都很轻松。这时，家人们和工作人员都围在

康大姐身旁，乔天富架着相机拍照。康大姐扭头对郭晓敏说：“把你婆婆叫进来一起照。”我这才知道朱老总的儿媳妇正在屋外为康大姐拆洗一件蓝棉大衣。康大姐指着郭晓敏向我介绍说：“这是和平的媳妇。”我说：“我早就认识她了！”康大姐说：“我多此一举了！”我们又笑了。

3、崇拜、佩服钱学森、周冠五等人

康大姐一生渴望祖国富强，人民幸福。因此，她也非常崇拜那些为党和国家，为人民作出巨大贡献的人。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就是其中的一个。钱学森参加会议发言，她肯定要去听；凡是有关钱学森的文章、报道她都要工作人员念给她听。有一次，钱学森也在301医院住院检查身体，康大姐天天问他的情况，一直到得知钱学森身体没有什么毛病时，她才放心下来。对首都钢铁公司党委书记周冠五，她很佩服，佩服他“抓首钢、对国家贡献大”。有一次，康大姐身体不适，可她得知全国政协请周冠五在政协礼堂做报告时，不听秘书劝阻，一定要去听。后来，周冠五发烧，没去政协作报告，康大姐听的是首钢党委的一个副书记作的报告。

4、陪着郭兰英流泪

著名歌唱家郭兰英和康大姐是数十年的老相识。郭兰英去广东办学之后，康大姐一直惦记着她，说好几年一直想找郭兰英。1991年冬，康大姐去广州疗养，工作人员终于和郭兰英取得了联系。第二天，郭兰英来到康大姐的住处，一见面就激动地一把把康大姐紧紧抱住。康大姐也很激动，不住地问长问短，叮咛郭兰英一定要把民族的艺术传下去。郭兰英谈到她办学、生

活中遇到的一些困难时流了泪，康大姐也陪着她流泪。临别时，郭兰英请康大姐为她创办的学校育才楼题字，康大姐回北京后，就写了“育才楼”三个大字，让秘书寄到了广东。

和所有人一样，康大姐有她自己的独特喜好。比如她特别喜欢听歌星蔡国庆的歌，说他“唱得好，表情好，人长得好”。一听蔡国庆唱歌，马上就有精神了。只要电视里有蔡国庆演出的节目，不管多晚，她都要等着看，津津乐道，笑眯眯的。有一回，有个服务员在她背后小声说：“蔡国庆拉双眼皮了。”不料她听见了，质问：“谁出的馊主意？！”康大姐喜欢自然美，什么擦脂抹粉、穿金戴银之类，她很反感，特别是不喜欢花花哨哨的人。但康大姐绝不是一个古板和守旧的人。年轻时，康大姐喜欢跳交际舞，在延安时跳，跳得挺好；1948年到西柏坡跳，场场不拉；到北京后在春藕斋跳，跳得非常开心。“文革”前，她休息时，还喜欢打打麻将，可不喜欢“风”牌，不管是东风、西风、南风、北风，她抓到手里后统统都要打出去。

作为一个进入人生暮年的老人，康大姐也时常容易怀旧，好动感情。比如每次去八宝山祭奠朱老总，她总是眼泪汪汪的。去年“七·一”，电视里播放老故事片《英雄儿女》，她看着看着哭出了声。回四川参加朱老总铜像揭幕典礼时，电视台的同志要她对家乡人民讲几句话，她面对镜头百感交集，足足哭了有五六分钟，泣不成声。

这就是我们的康大姐。

5、当年主席和江青吵架，康大姐去劝

记得我采访了康大姐的家人和工作人员后，觉得还有一些事情应该再问问康大姐，我就又走进了她的办公室，也就是朱老总生前的办公室。坐在椅子上的康大姐又一一回答了我提出

的问题，毫无倦意。

“康大姐，听说毛主席有一次和江青吵架时，拿小板凳砸她，您去劝架，有这回事吗？”

“怎么没有？差点没把我打着。那时，我们都住在中南海里面，离得很近。他们吵架，我听见了，不能不去劝。主席脾气很大，常给江青发火。”康大姐慢条斯理地说。

“您和江青来往多吗？”

康大姐回答说：“没多少来往。有时碰见了打个招呼。她从前给我讲，她演戏如何如何地好，我看就那么回事。我们完全是两样的人，一个是老老实实的农村姑娘，一个是喜欢跑来跑去的时髦女人。”

“朱老总对江青看得惯吗？”

“看惯看不惯是人家喜欢的人。朱老总能忍让，她霸道时就让她一下。我们很少来往。”

6、康大姐一生没有生孩子，但她说不后悔

朱老总为了报答家中兄弟姐妹当年节衣缩食支持他闹革命的恩情，解放后先后把四川老家的近二十个孩子带到北京抚养、上学。康大姐为此受了半生累。谈到这件事，康大姐说：“我做了应该做的。那些孩子来的时候，浑身上下都是虱子，我给他们洗头，洗头也不管用，就都给剃了光头。到星期天，都回家来了，吃饭要坐两桌。”

“听说孩子们来了后还打架，把家里弄得乱哄哄的，您没有发过一次火，对吗？”

康大姐接着说：“孩子就是孩子嘛！发什么火呀？！他（指朱老总）那么忙，家里的事情我替他分担一些。”

“和平一岁多时，您就开始带着他睡觉，您工作很忙，还为

他洗尿布、织毛衣，顾得过来吗？”

“我不仅带过和平，家里的其他孩子我也带过。上班时间我没有空，干家务主要是晚上和节假日。”

康大姐因身体上的原因，和朱老总结婚后，一直没有生孩子。解放初期，她曾请天津著名的妇产科专家俞恩峰教授做过检查。俞教授说：“你就是怀孕也得做手术，你已有儿有女（朱老总的前妻留下一子朱琦，一女朱敏），还怕将来没人孝敬你？！”康大姐不仅听了这句话，还和俞教授成了忘年交，常托人带点礼物、水果去看望。

康大姐爱读一些名著，如《悲惨世界》、《红与黑》、《三国》、《红楼梦》等。爱看一些根据名著改编的外国故事片和港台的一些高格调的言情片，特别是看电影看到多晚都不累。她就是这样一个时代造就的中国式的女革命家，既保持着劳动人民克勤克俭的本色，与人民同甘共苦的本色，又追求美好的精神生活，以丰富自己的内心世界。她还爱写诗，我有幸得到了康大姐于1962年12月1日，即为朱老总76寿辰写的一首贺诗：

雄图壮志依然在，任重致远永不歇。

学诗学书学理论，忧国忧民忧建设。

海量宽宏唯忘我，平易近人众人悦。

奋斗一生服从党，高龄犹勉共产业。

朱老总看了这首诗后说：“这是对我一生的真实写照。”这首诗难道不也是对康大姐本人一生的真实写照吗？！

我们又交谈了约半个小时，我才起身告辞。康大姐连连说：“谢谢！谢谢！”我没大听清她说什么，问旁边的人，康大姐开口道：“康大姐说谢谢你！”

我满载而归，很快写出一篇新闻稿，发表后被几家文摘报刊转载。本文涉及到的这些内容，都是没有写进新闻稿中的新闻。

一个月后，天富选了一张朱老总的重孙小朱辰亲吻康大姐的照片放大后，托我带给康大姐。康大姐见了这张照片非常喜欢，称赞拍得不错。她让家人把这张照片挂在会客室里，经常能看见。这是她生前最后一次拍照。

后来，南京政治学院的同志请康大姐为电视片《军人的好母亲》题写片名，南京军区某坦克部队请康大姐为“朱德号”所在团题词，我在转达他们的请求时，顺便提出请康大姐给我写几个字。康大姐那边打来电话，说康大姐都答应给写。没想到，她老人家2月3日给我写了“写好文章，做正派人”八个字后，就再也没有动笔。2月28日住进了医院，再也没有回家，回到她居住了几十年的万寿路甲15号。

7、歌星蔡国庆的终身遗憾

连日来，成千上万的群众自发地来到康大姐的家中悼念她。一副副挽联、挽幛上书写着人们对她的赞美，对她的追思，对她的怀念和对她的热爱之情。面对着康大姐的骨灰盒，听那揪心的哀乐低低地回响，我深深地向这位祖母式的伟人鞠了三个躬。我的泪水止不住掉下来。

在悼念康大姐的来宾中，有一个年轻人，他就是蔡国庆。他将一束淡蓝艳丽的鲜花敬献在康大姐的灵堂前，痛哭不已。我知道小蔡为什么这样悲伤。那次采访，我提出既然康大姐那么喜欢听蔡国庆唱歌，何不让她老人家见一下“活人”，高兴高兴呢？大家举座赞成。第二天，我就通过总政歌舞团的郁钧剑和蔡国庆取得了联系，小蔡非常热情，打过几次电话询问什么时

候去，一直等着约定时间，终因康大姐不想给小蔡添麻烦，又考虑到把演员叫到家里来当“特殊观众”有点不妥，而迟迟未能成行。康大姐又说等小蔡在哪个剧场演出时她再去看。不久，大姐病重了。现在蔡国庆见到的只是康大姐那带着笑容的遗像和小小的骨灰盒，怎能不叫他痛断肝肠，遗憾终身呢！

是的，康大姐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我想，无论岁月怎样地流逝，她的高风亮节，她的博大胸怀，她的正直善良，都将激励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奋斗。而她给我留下的绝笔墨迹“写好文章，做正派人”，将永远成为我人生道路上的座右铭，我会铭记在心，受益终身。

康大姐，敬爱的康大姐，您永远活在我们中间，您永远活在人民中间。

吴贻芳与陈叔通

周和平

1985年11月10日8时30分，南京鼓楼医院。

我国著名教育家、社会活动家吴贻芳在这里走完了她92年的人生历程，辞别了人世……

根据组织的安排，我有幸参加了吴贻芳遗物的整理工作。其中有两件遗物引起了我的注意：在她的相册中，有一张已经微微发黄的照片：在海滨的一块礁石上，吴贻芳临风而坐，旁边一位长髯飘胸的老者就是陈叔通。在吴贻芳的书房里挂着陈叔通书写的一副对联：一心记住六亿人口，两眼看清九个指头。

吴贻芳的一生是与陈叔通联系在一起的。

—

1911年，辛亥革命爆发后，吴贻芳全家随外祖母家搬到了上海。由于生活窘迫，全家五口人挤住在一间亭子间，恰恰在

这时，吴贻芳的哥哥吴贻榘从北京回来了。

吴贻榘从小聪敏过人，甚得祖母溺爱，后考入北京清华学堂。辛亥革命爆发后，反动的清政府挪用一年退还的“庚款”充作军费。由于经费断绝，学校只得宣布停课。

回到家中，他见全家挤住在一起，上有年老的祖母、病中的母亲，下有辍学在家的三个妹妹，心情极为痛苦，常常面对父亲的遗像发呆。

他感到了绝望，终于在一天晚上，在吴淞口投了江，随父亲而去。

吴贻芳守着哥哥的遗体，几次昏厥，她的心灵上又烙下了一道深深的印痕。

哥哥撒手而去，妈妈又不行了，在经历了丧夫失子的巨大打击后，她的身体完全垮了。

弥留之际，吴贻芳的妈妈朱诗陶叫来妹妹朱宣和妹夫陈叔通，托孤于他们。

母亲带着无限的遗恨，在吴宣姐妹的怀中永远合上了双眼。

夜，黑沉沉的夜，冷雨敲窗，孤灯凄凄，三个孤女在为母亲守灵。

就在母亲入殓的前夜，姐姐吴贻芳用一根绳子告别了苦难的人生。

在这短短的一个月中，哥哥、妈妈、姐姐相继辞世。吴贻芳仰天疾呼：

“老天啊，你为什么把不幸都集中到我一家啊！”

吴贻芳哀不欲生，她也萌发了轻生的念头：我一家生不能团圆，死总能相聚吧。

这时，陈叔通先生来到了她的跟前。辛亥革命后，陈叔通当选为第一届国会议员，还担任《北京日报》经理。袁世凯篡

夺辛亥革命成果后，他从事反袁活动，为国事奔走各方。对吴家接连发生的惨剧，他也受到了很大的震动，他一手操办了丧事，也看到了吴贻芳的情绪异常。他把吴贻芳叫到跟前，说：“自杀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。死的人就这么撒手而去，活着的人却要承受一切。你上有年迈的祖母，下有才 9 岁的妹妹，你已是 18 岁的人了，你对她们有责任啊！”

一席情深意长的话，猛烈地叩击着吴贻芳的心，她终于打消了自杀的念头。

二

1914 年，吴贻芳随陈叔通一家搬到了北京。陈叔通见她意志坚决，便介绍她进了北京女子师范附属小学教英文。当她第一次领到薪水时，这位刚强的女性流下了热泪。

但时间不长，吴贻芳又随陈叔通一家搬到了上海。在北京时，陈叔通与梁启超等密谋反袁，不料事泄，幸亏事先得到消息，陈叔通才幸免于难。这时，陈叔通的挚友、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（菊生）邀请他去商务任事。于是，他全家又搬到上海。

到上海不久，吴贻芳意外收到一封信，写信的是吴贻芳在杭州弘道女中读书时的美国老师诺玛莉。她对吴贻芳的勤奋好学留有很深的印象，所以，当她到刚刚创办的金陵女子大学任教时，便想起了吴贻芳，写信要她到金陵女大就读。

读书深造，正是吴贻芳所渴望的。几个月的教师经历，使她的这个念头愈加强烈。但她又想靠自己的薪金来养活祖母和妹妹，以减轻姨夫的负担。姨夫也有一大家子，仅靠姨夫在商务的 200 元月薪，生活并不宽裕。姨夫平时喜欢金石书画，尤嗜梅图，而有一次，吴贻芳发现姨夫竟将一幅家藏的梅图出卖，